



岁月如歌徐家桥

□羌松延

穿越徐家桥近300年的时光隧道,其间的乡野轶事、人文掌故,是这一方片区的生活沉淀与历史见证。



清宣统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上的徐家桥



杨同芳谒见朱自清

□彭伟

杨同芳(1915—1963)是如皋籍教育家、儿童心理学家。他还是如皋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。20世纪20年代末,杨同苏、杨同芳兄弟与韩德培(著名法学家、武汉大学教授)创办了如皋历史上第一本新文学期刊《嘤鸣》。20世纪30年代,他又前往上海求学,继续文学创作。1937年7月,他于北京清华园谒见了散文家、诗人、教育家朱自清先生。

朱自清先生逝世于1948年8月12日。次日,杨同芳翻阅报纸,获悉噩耗,惘然许久,事后写下悼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回忆。笔者无意读到此文,颇为感叹。卢沟桥事件(“七七事变”)爆发前三日,即7月4日,杨同芳怀着崇敬的心情,独自走进清华园中,拜见朱自清先生。彼时的北平正笼罩在紧张的空气之中,清华园时不时听见枪炮声。清华学子们,大多并不惊慌。杨同芳很想向朱先生询问对时局的看法。

两人见面后,朱先生给杨同芳留下的印象是“风度潇洒,谈吐亲切,举止端重”,待人“温厚、诚挚”。朱自清谈起时局及文化界,或多或少流露出悲愤的情绪。他知道杨同芳是来自上海的文艺青年,便先向杨先生询问些许有关上海文化界的问题。随后话题转向抗日,朱自清激动地向杨先生说道:“一个大时代就要到临,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,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。”这是朱先生心目中当时中国作家应该选择的时代方向,令杨先生深深感动。临行前,他还为杨先生题字留念,落款时还添上“时远处有炮声”六个字。在回忆文后半部,杨先生赞誉了朱自清先生为中国文坛做出的诸多贡献:朱先生“极力主张写作须纯粹,避用陈言套语,开创进一步口语化的新风格”等。

两人作别后不久,抗战全面爆发。待到抗战取得胜利,杨同芳还盼望再见朱自清,不想朱先生因为胃病和贫穷,早早过世。杨同芳颇为无奈,十分遗憾。

农学专家王樵升

□何美红

1921年,为推行改良棉花品种计划,通泰盐垦五公司联合银团建立农事试验场。9月,张謇嘱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聘过探先主持试验场,同时在东大毕业生中“聘王樵升、叶识两君为试验场技术员”。“两君均于受聘后即赴南通三余镇试验场任事。除根据过君所定办法,接收及经营大有晋公司所拨给五百余亩之试验场地亩外”,并“赴五公司调查其过去及现在农事上一般状况。王君所到之公司为大有晋、大裕、大赉”,随后即投入“选育优良中、美棉种籽,散给农民;研究棉作病虫害之防治法;试验他种作物”等工作。

王樵升(1895—1976),字作薪,南通县四安区徐家桥(今属通州兴仁)人。“江苏省稻作害虫以螟为最烈”。上世纪20年代后期,王樵升入职江苏省昆虫局,任技师兼稻虫研究所主任。他积极投身虫害防治。当年媒体曾报道稻虫股技师王樵升偕副技师同善、柳士英等,连续在昆山夏驾桥研究二、三化螟生活史、水稻种植期早晚与螟害之影响。以五种颜色玻璃灯试验诱蛾效能,再就诱蛾灯下考察三化螟蛾发生最盛期。研究拟定并推行治螟计划,“派员分赴各县区指导民众从事采卵诱蛾等工作”,往长江南北指导合式秧田、采卵治螟,试验水稻抗螟害品种等。在王樵升等人的努力下,“与1928年秋收相比,1929年吴江县每市增收糙米五斗以上,治螟成效显著”。

1936年,王樵升受实业部之聘至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。1937年11月,他随实验所西迁成都、重庆,但此后却鲜有他的消息,笔者仅见一篇《申报》报道:1948年1月,农林部病虫药械技术会议在上海开幕,“沈宗翰、刘廷蔚、王樵升等专家四十余人,联合国粮食会议昆虫专家提尔博士,亦来沪出席”并致词……

上海解放前不久,王樵升出任农林部上海药械总厂副厂长,后被送往位于黄河口的广饶农建二师,并随之移垦北大荒,直到1962年退休定居北京。



灯巢

□程太和

灯有巢吗?有的!灯巢就在泥土墙的墙壁上。

过去,南通北三县多数人家住的泥墙草屋,住泥墙屋的人家,墙上开了一个小洞,那小洞就是灯巢。灯巢就是放置煤油灯的地方。

灯巢里放的煤油灯是一种简易的瓶儿灯(墨水瓶灯),这种瓶儿灯是煤油(也称“火油”,老一辈人称之为“洋油”)传入后才出现的灯具。用一只小的玻璃瓶贮油,再到集镇上敲白铁皮的摊儿前花三五分钱买一只灯头,装上棉纱或草纸卷的芯子即可点燃。瓶儿灯一般挂在中柱上,或放在圣柜(米柜)上、灶角上、石磨上。为了节省煤油,一灯二用,则可在泥墙上开个小洞(灯巢),将瓶儿灯放在灯巢里。灯巢设计在堂屋与厨房或堂屋与卧室之间的墙壁上。开挖灯巢很简单,我们小孩子都会,用小锹在泥土墙上挖一个宽约十几公分(下宽上窄)、高约二十几公分的小洞即可。我家的灯巢安排在堂屋与厨房之间。厨房的东南角是锅灶,锅灶旁边是水缸,水缸西侧是石磨及磨盘(俗称“磨塘”),灯巢就在石磨上面一点点。瓶儿灯有时放在灯巢里,有时也放在石磨上。晚上,父亲在灶上上洗碗、洗锅、抹灶台,母亲在磨盘旁边缝补衣裳,我们则在灯巢下面的小桌上做作业。瓶儿灯长期放在灯巢里,灯巢上面的墙上都有一股黑黑的印儿。有时我们也将灯巢拿下来放在小桌上做作业,点燃的灯有一股黑烟,两个鼻孔都被熏黑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条件好的人家也用上了罩儿灯(又称“洋灯”)。罩儿灯的灯座是厚厚的玻璃,下面有圆圆的座基便于摆放,中有圆圆的腹部是装油火的地方,颈部有螺纹安装灯头,灯头是铁皮的,既好安装棉制灯芯,玻璃罩既能挡风又能聚光,但使用时间一长容易被烟熏黑,因而要经常擦拭。一般人家平时舍不得用罩儿灯,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显摆一下。灯巢较小,罩儿灯放不进去。就是可以放进去,也舍不得,万一把灯罩儿摔坏了怎么办?

现在还有多少人晓得过去有瓶儿灯,有灯巢啊!但它曾发出的光亮永远照耀在我们的心上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南通日报

南通日报